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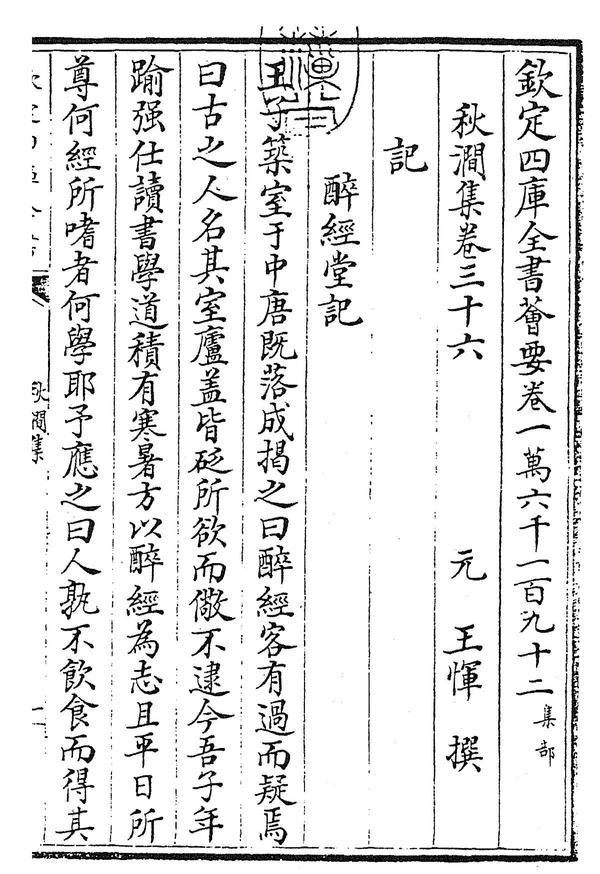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秋澗集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秋澗集卷三十六

元　王惲　撰

記

醉經堂記

王子築室于中唐既落成揭之曰醉經客有過而疑焉曰古之人名其室廬盖皆砭所欲而儆不逮今吾子年踰强仕讀書學道積有寒暑方以醉經為志且平日所尊何經所嗜者何學耶予應之曰人孰不飲食而得其

味者或寡矣且天下之事必綦其所嗜而後得如易牙之别味養叔之治射秋之于奕伯倫之酒惟其嗜之酷故能造其極而嚌其胾者矣矧五經者聖人之成法生民之大命係焉若夫畫乾坤之變極萬物之情神鬼之所以幽吉凶消長之所以著使人窮神知化樂而不憂遯而無悶者易之道也性情之所發禮義之所當止天地鬼神之所以感動草木昆蟲之所能以區别俾多聞博識益耳目之聰明者詩之教也五帝之建極三代之

受授邦本所以基而固生民所以厚而康布在方策示人主以軌範者書之奧也飲食有節進退有度使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上下志定而無僭越危亂禍者禮之實也公是非明褒貶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亂臣賊子之所以懼萬世而下使大中至正之道綱維世教不至于魑魅魍魎者春秋之法也斯五者天下之達道堯舜以之無為湯武以之順守周公以之輔相孔孟以之垂教伊尹之致其君顏子之樂其樂其皆出于此乎然非

嗜之酷資之深守死善道殆未窺其奧也若予也幼而學以舉業汩其真壯而仕以冥行易所守內乏中和以植其本外欿禮義以制其宜望道而未見歠醨而失醇所謂清廟之玄酒至道之膏腴時或揚觶一嚼卒未造乎古人中聖之地故事變之來酬酢倒置鮮中律節此無他志之不立經之不明故也嗚呼予乎其將醉于經乎朝而浸六藝之濃郁夕而味百家之異同然後躋丘臺而望千鍾之聖騁臾府而追百觚之賢神凝妙理

心粹太和浩浩其天淵淵其淵不知我之醉經經之醉我是則醉經爲志不其曠且樂歟重爲歌之曰能者在人不能者在天幼學壯行訂夫學之正偏道之隆汚一聽天之云然彼君子兮盡其性之所全故無入而不自得焉有河上丈人者出庶幾知予心之拳拳客曰若子之志似酣且遼矣尚何言哉迺揖而退因書其言于壁不惟志其所欲亦且規未至者日就月將果能粹于全經者乎時至元丁卯夏六月中伏日醉經堂主人王仲

謀父記

博望侯廟辯記

頓坊距汲縣東北二十五里川原衍沃泉流交貫蓋蒼水流洑至此而後發厥田宜稻與麻平時修竹彌望號稱小蘇門按圖誌其地殷墟近郊太行之朝陽也坊北不百舉武有岡陂陁際山西來岡首有祠俗相承云漢博望侯張騫廟侯之塚在焉予讀西漢書騫自建元中使西域道烏孫而卒塚今在漢中此安得騫之墓所哉

是乃樂史所辯汲縣東北三十里有岡曰博望上有石墳洎二石表云張騫塚非也乃故原武典農高府君之神道呼為石柱國者是也然不明府君何代人而典農魏晉間秩號見晉書何曾傳曾為汲郡典農中郎將其于郡人有功因屋而祠之昭昭矣今縣治去頓坊二十里而遥曰五十里者孜之盖距古汲城而言也又按唐志書武德六年改共城為共州置博望縣此亦因岡而為名故土人不究是非直以岡縣名與騫侯封相同遂指為騫之塚廟何

其誤哉至元四年外叔韓澍來官數以廟辯見囑予因為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雖殊其理罔間爨若有靈恐不能一朝居𢕟且以名亂實者君子惡之守令者民神之主也一旦有事祠下幣祝交獻明以典農高居而曰博望張侯吾誰欺欺神乎言且不順而望神之妥靈肹蠁吾未之信也嗚呼正名實明祀典有司之事也今侯之為縣首以孚誠感通神明致雨暘之應以利其鄉人故正兹名實之不正足以見侯之莅官與

事不茍云歲丁夘壯陽月夏至后三日郡人王惲記

洄溪記有銘

王子性僻野喜泉石樂之窮老而不厭閒歲買田郭西廣且百畝土瘠而瓯臾特以溪流回䕶居水之腹景氣古澹令人有足愛者且清泉二水近自蘇嶺遠發黒山至共西南而後合縈帶林野百里而後渡汲予嘗登丘望遠溪自郭氏林塢徑北流運肘而東指畫三里而北騖沉沉無聲若白虹西來東田爲腹視兩際爲最深惟

其𡺾峌峻曲故淵流紆縈黛濤膏渟倒影空碧其或涯而為盤渦瀴而為浦溆横烟漠漠魚鳥飛没此溪曲之大率也至若林霏未開披拂縞練風漪遡行殆縈而轉夕月秋霽瑶琨滿溪流光空明蕩而復回金支翠旂有來宓妃鷗汎汎而不下舟摇摇而若維是則淵洄泱泱容態百出澄萬慮駐景色可喜可觀者也若夫潝淪淵黙溪之靈也浸潤原野溪之德也窟宅蛟鼉溪之神也變態曲折隨物賦形溪之文也衆壑来會噏呹呷納溪

之量也湯湯洋洋旦夜不息是又溪之無盡藏也豈幽人志士樂而不饜者良以此歟予久間寂若為時所遺也日以杖屨徜徉溪上屛翳遠馬牛蹤蔵惡以潔溪之流屋無幾溪之神似喜予之主也林壑從而增華雲烟為之動色臨溪而漁藉草而坐不勞登涉指顧之頃其溪山之勝魚鳥之樂盡在吾目中矣王子于是醉而歌起而舞振靈修之遠駕襲九淵之神童不知世之遠我我之遠世將淵潜以自珍也昔柳州謫永易冉而為

愚元結刺道以潛而銘溪今予效二公之意錫汝曰洄溪其誰將不然安知夫溪神不擊節嘆賞喜其名嘉而實得時出歌舞以樂其不世之遇也耶銘曰浩浩川流逝何速兮湝湝石霤時或窮兮水維淵洄物所鍾兮吾庸名汝亦自容兮汝安吾命尤冲融兮邑無君子吾適從兮佪彼蟏獺追神電兮匪惟自珍俟吾道之隆兮

殷太師廟重建外門記

廟有外門舊矣金泰和四年節度使盃公鑄易而新之

近代以來廢撤不復者蓋三紀焉維皇朝至元元年郡
侯渤海王復命汲縣令葛祐作新太師之祠奉明詔而
緝廢興也越明年春二月神宇甫完移治令下逮夏五
月郡人韓澍來令玆邑奠謁祠下顧瞻臺門未克完具
殆無以稱新宮而揭虔敬明年秋七月乃經始焉順歲
成而樂民用也九月初吉告成厥功輪奐爽塏神游敞
然風馬雲車肅焉來臨左林右泉奕奕動色既而主縣
簿高顯洎其屬顧以事文諸廟石遂再拜請書于惲惲

曰太師之墓在衛境聖蹟也按祭秩常祀也自殷迄今二千有餘歲矣神之所以浩然如生血食不絶者豈非志義之氣粹而為喬嶽融而為列星窮天地亘萬古作大閑為民極故也孔子稱殷有三仁焉蓋至誠惻怛之心其揆一也太師之進諫不去箕子之法授聖也太師之殺身成仁微子之志存宗也前代以二賢配饗廟庭亦見夫顯異尊崇之禮宜矣然一門之役不可不謂全功重嘉令之為縣民安政簡而復致敬恭於明神繼成

前功可謂艱也已故詳書本末以示來哲至元丁卯秋九月重九日謹記

種柳記

古之人十年種木俟以時而充吾用也然五十不藝樹者謂歲月之不我予也物之易生莫柳若也自拱把而合抱特十餘歲耳今年春命家僮斧東城之柳七十有二木植諸洄溪之上清流溉其根時雨澤其顛甫閱月枝葉扶蕤已復可愛異時材則充吾家棟宇之用薪則

供吾爨下朝夕之須斧斤以時有不勝其用者矣不然
畏日凝空炎風灼野長條美蔭拂堤岸而庇清流使龜
魚游泳爲牛馬憩息之所亦田家之一快也吾今年四
十有二小子其識之且念夫天之生物無匪益於人者
人爲物靈役萬有而君之亦莫不極焉不知加我數年
能有益于物也果何如哉時至元戊辰夏六月泗溪主
人記

社壇記

田之置社所從來尚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有社盖所以神地道而美民報也其制壝而不屋俾之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者五土之示田主之所依也各以方所宜木樹之以表其位夏以松殷以栢周以栗是也祀以春秋始用祈而終有報也日用甲祭之常而取其始也配以稷蓋稷爲五穀之長且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更相載養故也至元三年秋予買田于清水之南塈劚樹藝且歷歲時

得田二百餘畝方之圭潔盖以倍獲矣若夫水土之賜莫非君恩軋溢豐凶實惟神所托焉是不可不明乎本觀衛土所宜惟祟為然故于舍之西南若干步就其木以為神表著之位春祈秋報用安以妥嗚呼社禮之廢久矣背本趍末者衆矣古之為民者四各有恒業不相哤雜今三者不易為士者獨失所守皇皇載質不相弔于道路者幾何人斯若予也工商賤事非所宜為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是則耕而後食籍之為育庶之

地誠又性之所使身之所安爾乎一夫耳其能化鄉人乎以爲告朔餼羊使田正有所依而知載養之功德合無疆矣於是乎書時四年丁夘冬十月也

孔履記

孔子歿千有八百餘歲小子惲獲拜履綦于先進趙公學舍吁可敬也履之制極古長尺有二寸其圍以絲藉則以枲爲之紋作古方花角結駢羅紕絡如畫不可端倪厥首几几似圓而方狀若物勾勢欲上達循口有衣

如罾可相掩覆傍綴繩約長約數寸殆用拘縛以斂口吻環脣之周中貫繶紃疊踵之後辮結方舒櫝鼻穿徹色蒼艾無光𥿄之纖厎者殆敝絲之堅凝者不變也于是拂拭睇眎起敬起愛悅如升君子之堂仰髙風攀逸駕而聆足音之跫然也若夫履者禮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況吾夫子踐履之物哉吾儕小人可不敬而視之且夫子相魯七日誅夘也于兩觀之下如由賜之徒尚愕然而驚況魯人乎然視其所履其祥可得而考也夾

谷之會齊以萊兵刼公孔子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是履也凝然山立兵却魯張其無嚴諸侯之勇可得而見也然後退而閒居從容中道與三千之徒翺翔于洙泗之間接武于杏壇之上其素履之往坦坦幽人貞吉可得而覩也俾後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順而履之者昌捨而違之者亡宜乎吾夫子萬世之下凝旒被衮履帝位而不泯其道光明者焉嗚呼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之跡也茍知其功而不踐其迹與嗜古物

為耳目之玩者等矣是誠不可不知其所當履也中統三年夏五月同宣撫徐世隆都司劉郁幽陵張著覲汲郡王惲拜手稽首而為之記

殷少師比干廟肇祀記

總管趙郡陳公治衛之明年政平訟理一日謂僚佐曰太師比干之神古今之盛烈也以視事之初未遑致祭為守臣者是殆闕如況在明詔又當寅奉神不于其祭吾烏乎用吾祭意斯典之廢久矣禮失而野當以義起

且四時以秋爲金五行以金爲義而太師之嶶烈忠貞剛毅葢與秋律一也今以秋令祀之庶幾氣可應而神來格也僉曰俞公于是擇𣪊旦謹齋沐得秋九月十有四日戊戌夜漏下四十刻公乃延郡之賓友府之幕屬畢集于祠下質明公斂袵以入乃即厥事鼓鐘既陳賓從就列籩豆靜嘉牲醪香脂奠獻禮成泠風穆然忻忻康樂神具醉飽從祀者凡十有九人對越靈威精魂動盪殆肅如也既闔户賓主序位主人示曠度略苛禮歌

管交奏饜沃神貺公乃詠擬騷之九誦賦伐木之卒章

洗爵揚觶以極歡暢顧謂坐客曰祀以秋期聿自于是

可乎客乃間而賛之爲之歌曰泬寥兮九秋神粹兮一

氣百卉兮具腓貞松兮勁厲來雲兮度帟迴風兮滿旆

坎坎兮蹲蹲人神兮具醉雨暘兮時若神賜兮屢歲爰

祀兮清商自公兮無替宴既終賓主揖而退繹之明夜

大雨信宿乃止咸曰時雨之應豈非公之至誠所感耶

公以謙撝自牧乃謝不敏曰適雨與會予何德以致之

既而府從事李端告予曰公自下車跡其善政有不可揜焉者其于事神治人可謂備矣宜文諸廟石以旌厥美衛人王惲偉其言而嘉之于是乎記至元丁夘冬十月也

楊氏塑馬記

至元二年春三月運副楊君祝香濟瀆道宿承恩夢人驅乘馬而西寤而異之及投誠流海出紵衣以賜因默祝曰幽靈如此當復來以荅神貺越翼日馬無病而斃

即火之俾授陰筴明年春再走祠下追念驥德與相之權竒有足見于土木而聳陰騭之儀者迺命工塑設于庭之右驤首振鬣勢殆躍如既而楊再拜請記于予予謂清濟在天地間一水耳唯其不常流亂涉河溢滎沇洑地中獨達于海故曰瀆此濟之所以神也祭秩視諸侯有國者祀之近代来歲時香火奔走百郡世之人豈以靈淵閟敚變幻百出能驚動人耳目以爲瀆不測之神耶夫神聰明正直者恐不必爾矣且楊君誠心所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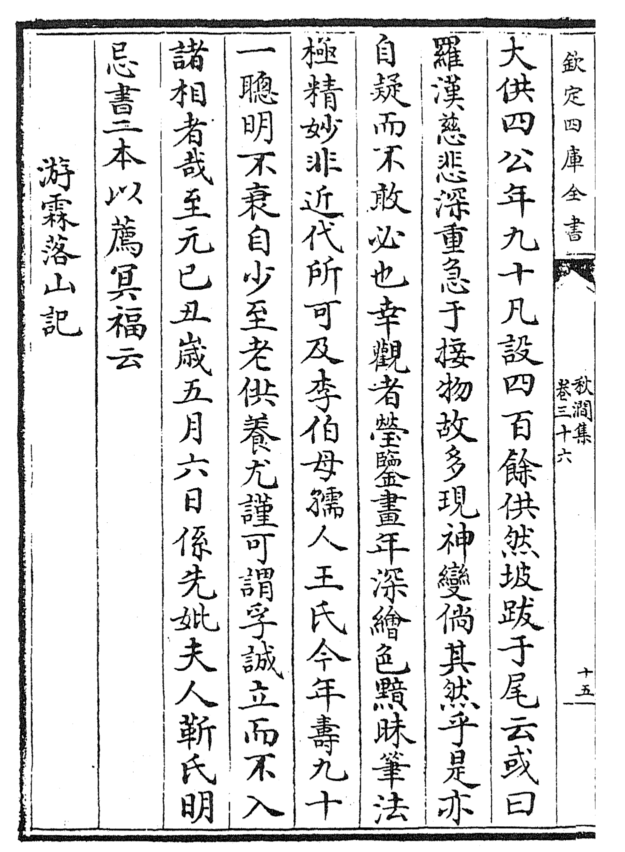
發於夢夢之所得見于行事其于敬恭篤信聽于神而
不疑者也然心即神也神即心也吾恐方正靈明之地
即天地百神之主而吉凶禍福不由乎已而由神乎哉
昔昌黎公碑羅池神筆李儀醉蹈廟下以為靈尚何怪
于此哉至元丁夘秋七月日記

靈隱觀世音記

新樂李氏藏觀世音像蓋宋淑德尹后家物也李世奉
之甚恪喪亂間失所在一夕見于夢曰吾今寓某家欒

塢中可訪求以歸為物色之獲焉家人疾乞藥嘗得丹粒于杯棄間服之者即間嗚呼其可謂靈也已釋有經曰觀音大約人罹厄難持誦虔禱世音以慈悲威力能解脫諸苦雖悍夫戾婦莫不信然吾儒者釋之道初未之學其善惡感格之理且以吾之所得者明之夫萬善生于心而庶徵應于外又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之所以福善禍淫者只是一理或否屈而伸之也故一念善則祥風和氣即在于是一念惡則妖星厲鬼亦在于是

彼疾痛率籲而云聞聲應願濟而度之者所謂以心感心不入諸相而氣志如神者歟不然恐是聖賢立教使人篤敬遠于背惡而向善耳若孚誠不立妄意虛想亦釋氏之所惡也昔有寳菩薩板者重其道于筆也今李氏世奉尊像如此敬其神之靈也既曰靈有不敢以一槩論者如東坡外祖父程公遇蜀亂絶糧困不能歸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鏹二百貸之程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大阿羅漢也歲設



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四百餘供然坡跋于尾云或曰羅漢慈悲深重急于接物故多現神變倘其然乎是亦自疑而不敢必也幸覯者瑩鑒晝年深繪色黯昧筆法極精妙非近代所可及李伯母孺人王氏今年壽九十一聰明不衰自少至老供養尤謹可謂孚誠立而不入諸相者哉至元己丑歲五月六日係先妣夫人靳氏明忌書二本以薦冥福云

游霖落山記

州西北四十里有山曰霖落寺曰香泉者初自寺庄入山門約行六七里峰迴路轉得古浮圖亭亭出杳靄間青嶂回抱真畫圖也望東北諸峰頂摩蒼穹足注絶壑山之椒萬石林立極太湖竒特之狀半空磊落勢若飛來蒼松老栢儼侍上下雲烟空翠顧揖不暇即霖落山也行百餘步徑漸峡束石犖确不能騎青鞋竹杖推挽以進還自絶澗底陟西磴道入寺殿廢基枕巔崕上東西二佛龕歲月崢嶸皆開元間物也南瞰哀壑心覸為

動王子與客循東崖而下抵霖落山足仰看青壁斗絕如削今謂之捨身崖者是也少憩轉而東北升石磴攀蘿蹴蘚度滴乳古巖再折而抵華嚴壁下壁磨崖為之作隸書刻華嚴部帙精緻可觀字約萬數木客誕誇時出光怪中鑿巨龕古佛護以龍象其香泉自經洞石罅中流出穿雲霤石復從乳巖半腹下瀉作瀑布流飛濺叢石間珠跳玉迸頃刻百斛山藉以潤寺仰以清也西崖對峙老色積鐵怪石出榭樹間蹲踞騰拏衆獸相搏

望之愕然而恐野人指予而告曰此獅子嵓也其西北一峰天成如臺石徑作梯盤屈而上若雌霓掛樹連末卷收即寺之眺月臺也寺故址山中相傳昔魏安王起雪宫於此故宋人石刻皆引魏離宫故事有崎嶇一逕入禪扉魏主離宫在翠微之句金盛時殿閣極侈今秖稠禪師一殿巋然獨存所恨薄暮不獲陟連雲絶頂放曠遠目以盡諸山之勝令人仰視飄然有鳌翮凌雲之志既而林風蹔凝寒日下山蒼然暮色自逺而至猿鳴

咒吽凜不可留遂自南山半腰歷蘚磴俯渚岸盤馬謹轡而還回顧寺塔暝烟四合無復所見但覺西山爽氣清潤雄秀溢我心目襟袂以之淋漓詩脾為之清壯也夫游覽細事也功名之士有所不取然謝傅之放情丘壑羊公之興懷峴首二賢者其功業豈下于人哉要之高人勝士不無瀟洒出塵之想闤闠塵俗觸眼可惡時于山川風烟勝處乘興而往稇載而歸俾廓落之懷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向之未始遊焉如何若

曰功名顯赫如二公而後可噫高天厚地須富貴何時邪癸亥冬十二月望日記

新井記有銘

水之滋人至矣予城居三十年口衆而無井亦一苦也蓋飲食酒茗之用日不下二十斛率以僕奴遠汲取足誠可憫也中統四年夏六月朔召井工鑿井於舍南隙地告成于是月上旬之戊午凡用錢布四千五百役傭三十六甓甓三千二百其深四尋有一尺既汲果食冽

而多泉味之莫予井若也且夫汲之爲郡一咽會也吾聞生聚繁夥之地水率鹹苦井而得美泉者百不一二數何則腐穢滲漉之餘故也予生也多疾鹹苦之味尤所禁忌今新泉若是而甘且冽天其或者湔浣我心肺滌濯我五臟沛然助往來衆生之資而供無窮之用也是宜銘銘曰四年季夏日戊午鑿井得泉甘勝乳古云飲之疾可愈朝來汲引已堪覩金沙離離流百股一泓寒碧蒼烟吐黒知灣環瀠水府劇郡之水率斥鹹此泉

扶衰殆天與我嬰重潔緉修組尚餘來者無窮數

登鸛雀樓記

予少從進士泌陽趙府君學先生河中人故兒時得聞此州樓觀雄天下而鸛雀者尤為之甲及讀唐李虞部暢諸王之煥等詩壯其藻思令人飄飄然有躄翮凌雲之想擬一登而未能也至元壬申春三月由御史裏行來官晉府因竊喜幸曰蒲為屬郡且判府職固廳幕而開掌有頗務國制判官典郵傳李得乘馹按劾稽緩西

南河闗勝槩因形于夢寐中矣其嵗冬十一月戊寅奉
堂移偕來倅按事此州遂獲登故基徙倚盤礴情逸雲
上于是俯洪河面太華揖首陽雖傑觀委地昔人已非
而河山之偉風烟之勝不殊於往古矣于是詠採薇之
歌有懷舜徳起臨河之嘆而思禹功坐客顧笑舉酒相
屬何其思之深而樂之多也噫昔韓吏部欲造登南昌
閣者屢矣至于刺潮移袁濱潭卒莫之遂祗獲載名其
上列三王之次今雖鬢適盡風昔登臨之美而不覩瓌

偉巇嶫之觀迺知勝賞有數樂事不可并也偕來者古肥戴剛糸克滏陽馬昫德昌營州張思誠誠叔子翁儒侍行是歲陽復後一日承直郎汲郡王惲仲謀甫記

平陽府新修星丸漏記

經漏之法蓋所以司天地之朝昏儆官民之動息郡邑皆置之遵古制也平陽府治舊有漏設臺門上自近代來名存器亡具鐘鼓而已視事初思有以更張之遂得遺法所謂木漏星丸者也其制爲夾屛高幾尋廣則半

之中布敔道七折用棘作丸彈如凡六十數以循環六
千分晝夜百刻之度又按中星制十一圖定日月寒暑
消長遲速之候注丸為分積分取點積點成刻均平五
更定為成式至元十年春二月丁未新漏告成法簡而
易知理明而度應信乎可恒用而不息者也噫君子之
為政自一己而達之物因物而取信于民玆漏之設苟
不自信而勤于政豈惟伊漏之愧將何以化齊民哉爰
作箴以自警其辭曰在昔上古挈壺有職堯水懷山欽

若星歷繫爾經漏亦政令所隸不夙則暮匪時動息今也具成官民攸則彼寧不勤政荒業隳嗚呼有官率先是思

太平縣宣聖廟重建賢廊記

二帝三王之道逮孔子而後明然師授私淑傳之後世俾彝倫攸叙而不斁者七十子有力焉是則配侍於聖人也宜矣太平晉國故封今為絳之劇邑襟山帶河衝會南北故其俗率勤儉剛義憂深思遠有陶唐之遺風

焉爲縣者必欲明倫復古吾夫子之教其可後乎縣有
廟學國朝以來具法宮而虛两序春秋貟獻自侯已降
位設牖下其于典憲是殆闕然至元八年夏進義副尉
平徭任興嗣來主縣簿覩其如是慨焉興感乃祇會教
官張鑄孫某暨邑之士人相與庀材僦工經營以方凡
爲室東西各五極暈飛翼棘矢焉維新遂圖七十子肖
像于壁元哲當座素臣儼如載尊載儀咸列斯宫吁其
偉哉以至元癸酉秋八月行釋菜之禮用安神棲邦人

向化士興于學若任君者其于承宣之職可謂知所先務矣爰作詩以歌之其辭曰元聖垂教先天後終用廣發越羣賢之功於赫魯語如日在空建極明治萬古是崇宜其報禮極熾而隆奕奕兩序厥功固微小善罔棄大焉可希刻詩廟門來者庶幾

澤州新修天井關夫子廟記

舜澤南逕太行左腹百里而遥走懷洛道也當天井關衝有殿屋巍然高出林表曰夫子廟廟之建莫究所從

來歲年滋久物不能終壯故脊杷瓦裂桷折榱傾障蓋日䟽風雨攸斁寢及于壞行人過客朝頓夕覆車隱户閭火燧柱下燻翳蕪躝惡不可睨孰謂神能一朝而妥于此乎莫瀆慢此若某以至元九年夏四月調官平陽道出祠下愕眙嗟咨詎可下墜教基俾守土者大貽神羞吾儒安得不受其責于是屬州尹皇甫琰以營新圖越明年冬十月乃維始焉完固益新充壯于昔而復繚周垣建崇門固扃鐍既治既除神宇肅敞又明年春正

月州判官張漢来告迄功且致尹意求予文以記之曰祠雖新葺而稍固不足爲成功然轍跡事不辨諸廟石無以警山毗野俗若載之可以無傳誕伊明府有以述之嗚呼惟夫子之道本原于天天理出于人心固有周衰王者迹熄邪説暴行又作天以禹湯文武周公堯舜之道恐遂湮微天不能聲臭諄諄下誨于人故誕生元聖祖述憲章振鐸下土于是觀周如陳聘楚轍環于齊魯宋衛之郊盖將以明人倫建極復其固有之天俾君

臣義父子恩夫婦别朋友信長幼序天地萬物位育而已其道則禮樂刑政其文則詩書易春秋如水火菽粟日用而不可離非有誕謾詭異難行不經之事萬世而下順而履之者昌逆而違之者亡論夫神化無方之妙復有大于此者歟又何俟革間之鼠石上之轍驚流俗而駭衆目者哉然按世家孔子將西見趙簡子于晉聞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吾之不濟命也今澤實晉之東鄙廟之設豈非出于人心景慕篤信如瞻天就日有

不可廢焉者先賢因之以神道設教明夫聖道溥博無
所往而不在彌六合而滿坑谷也故并及之尚來者無
惑尹諱琰字國瑞姓皇甫氏潞之襄垣人賢而有文為
政勤而彊固練容聲藉甚于時十一年歲在甲戌正月既
望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汲郡王惲謹記

秋澗集卷三十六

秋澗集卷三十七

元　王惲　撰

記

韓氏遵誨堂後記

人子之事親存歿之間觀志由行三年無改為孝之至況終身而為則者乎燕今為大都會世家鉅族飄輕裾蔭華襪非不侈而盛也及論夫居室善而內有則者韓氏為足稱長即總管通甫次即君美判府予御史裏行

在燕者凡三年用是交好甚欵知為人甚詳修身齊家讀書治生禮賔客應外務一以忠信孝弟為主怡愉雍睦如賔友之相敬棣華之相輝也過庭者佩詩禮之嚴居家者無言笑之雜超然而處熙然而遊方筵多燕衎之娛田野有烹歌之樂以致一門之内而百順咸來昆弟之間無庸少間所謂身不求達而達有餘屋不期潤而潤自至者予嘗獲拜鄗城府君畫像塑之粹然一淳德君子其嘉言善行無非後嗣可遵而法者乃知韓

氏淵流之深長枝葉之茂盛疏之溉之者功于前繼之承之者復善其後故永年先生作堂名曰遵誨良有旨哉噫李唐在前代為盛世至以家法相傳獨京兆柳氏為稱首予每讀玭傳求其修齊之要不出以忠信為本孝弟為先至曰此乃食醯醬可一日無哉未嘗不撫卷歎息三復格言方衰俗頽靡中而韓氏昆仲亦能以孝弟忠信為飲食之醯醬揚令名而顯祖考奉潛德而發幽光惟是心

不匱至錫類也如是將見垂芳奕葉不獨柳氏專美于前史也

平陽路景行里新修岱嶽行祠記

岱宗東方之鎮山有國者得以旅焉祭典下衰世以神司命萬類死生禍福幽明會歸故所在駿奔奉祀惟恐居後去之遠者其敬篤祀之肅者祠愈崇葢其風俗使然復何怪焉平陽故族張士信等信之篤事之尤謹者也常以匪貌而廟之不足委靈揭虔牖人于善也于是

傾貲擇勝得東南陬景行里爽塏之地甚延袤其神觀焉實經始于辛卯歲之三月落成于至元之戊辰凡締屋幾三十楹前殿後寢兩廡廊翼其中設冥府諸像曰昭惠君蒿里相祈嗣位五重闕直及陰圖變相擁衛環列罔不畢備巍巍煌煌帝居輝光俾觀者起敬加畏知所勸戒善油然而生于衷洋洋焉對越靈威如在其左右也下至作樂有亭省牲有湢便户鑿乎西臺門敞其南槩瞻餘祠號稱整肅吁勤亦至矣一日来丐文于予将

紀其興建本末洎信助者之名氏永昭于後因略為論述之嗚呼古人以神道設教今也作新祠宇為事理雖殊而勢有固然者自禮義亡而世教不明于下一鄉之士秉彞心而私淑人者不爾則弗克悟陋民而儆薄俗是則後人之意也歟然神也者聦明正直福善禍淫乃其職耳奉之者歲時儀獻能齋莊沐潔遠惡遷善可薦而不為神羞吾知夫朋酒饗而獲簡穰之祉矣不然歟貿中積象恭于神雖鏘之以鐘鼓之音腆之以牲幣之

禮芳菲滿堂三獻具舉神將厭而不顧尚何福之有哉

幸來者詳特書之意庶乎其遠續矣十有二年春二月

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汲郡王惲謹記

絳州正平縣新開溥潤渠記

至元改號之六載詔立大司農司其品秩僚屬特與兩

府埒蓋以農桑大本滋植元元莫斯為重故崇職掌開

藉田以率先天下外建行司曰使曰副歲時巡視責郡

縣長吏條綱甚悉考其成績而明殿最凡先農之遺功

陂澤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盡者靡不興舉東雍之地厥土赤埴墳雖潤蓄兩河帛則腴而亢下者鹵而瘠時雨稍愆歲功不稔州尹馬君患之遂按行川浸思有以濟其艱而敬承天子之明詔曰澮吾所用也于是度原隰順水勢距郡治東南三十里曰楊程鄉澮入汾所至横截水衝揵石為堰者三袤可六十步武穿崖壍阜激之北鶩波神委虵來就東帶郭門而西注汾其間長溝通洫蔓引枝分溉田度二千餘畝水性濁滓流惡

溢腴于田甚宜業已波及穫可畆一鍾凡役工若干計
未周歳而渠事告成蓋君以規度有方衆樂其溥博之
施也蓋自始迄終曾不告勞絳下老人相與材公爲之
感公之勤欽明命需利澤終以實惠及民懇予文以記
之予甞有事鼓溪之神登高望遠觀隋令梁公某曾引
用鼓水分溉田疇幾絳之西北郊于今蒙被其澤者衆
其水有餘蓄而河爲限以隔之故每當旱暵思以一杯
沃枯槁而不可得嗚呼何跬步相望而有苦樂之閒哉

今馬君銳興茲役出衆慮之所不及行前世所未行俾汾左之田溥合高潤仁民之功其利溥哉百載而下將見有君與梁公並祀而同談者矣董其役者實縣尹趙某簿王某能事其事而不負所責勣亦至矣故并及之且採民謡而為之歌歌曰新渠成汾之滸我漑田流瀉鹵公雖勤民獲所昔也豐穰穰幾許今縱旱暵決渠雨甌窶滿篝公所與公惠我兮毋速去我報公兮烏所覩刻石河濵照千古

遊王官谷記

山之與水相需而後勝山非水則石悴而雲枯水非山則勢𧶜而氣泊二者雖具得其人而後名中條山王官谷其萃美之尤者也山閥首河曲連亘北鶩為雷首為栖巖為萬固蓮肘而東為五老又東而得王官谷谷漢故壘名有唐司空表聖之别業至今遺像休休亭在焉至元甲戌夏六月予以檢括民田會溝己而奔命瑜瑕取道于虞王官諸峰指顧東邁後八日因恙小休暑雨

向霽遐想凮烟情逸雲上遂幡然来遊始自固氏西南行約四五里抵山門歷磴平進無顛頓推挽之勞不百許步已入山堂隩中実其繚而曲深而容垂條灌木盤石美蔭草香而土肥環峰叠嶂碧壺瑶甕濃淡覆露内曠而外掩無擁遏怫鬱之氣盖谷田中髙狀作層陛勢相覆壓耐辱所謂上下方者是也東西兩山曰壺門夕陽青壁矗立卓絶如削中峰曰天柱秀拔特起如鼇鼻嘘空髙向雲表不與衆峰聨絡真觀之竒也峰半有石

窦然曰落鶴臺又西有石拱立曰雙人左右斷崕水作瀑流下瀉如仙人解佩天神末汉西則泉脉出縮以乾溢爲度東則飛灑噴薄陰壑恒雨砰崖激石下注幽磵是謂貽溪者是也山藉以潤人仰以清物滋以榮也王子于是斂袵薦茗謁司空祠下退觀休亭諸詩既高公之名節且詫谷之深秀也青鞋竹杖扶掖上征抵天柱峰足望東嵓瀑布礲礴三詔亭下因留宿焉時月出山谿萬籟沉寂凉露洗空失暑所在青嶂瑶光非復塵世

其東溪水聲如遠鼓濤濤引動林壑顧謂兒子孺曰此山林張樂喜其來而作予氣也深夜久聞毛髮森豎山人李珏出司空一鳴集相與披讀于露幌風簷之際顧瞻林影如見須眉乃酌水再酹乞靈于公詠休休之歌思考槃之樂安得黄金買堪乘之鶴追仙遊于寥廓也耶不然揺江山之筆吸撐霆之氣貯濯詩脾以增益其未至庶幾列王駕李生之次其亦所願也日既昃徘徊久之出山林霏烟翠漠然四合回望谷口無復所見庚

伏中旬后三日共溪雲隱記

待旦軒記

至元壬申歲予自御史調官平陽扁私居之軒曰待旦蓋所以礪厥志而儆不逮也矧河東列城五十棊布相望大府實根本所在而風俗係焉國制張官五廳幕例下僚位東西與别駕嚮至扶筆剖斷一定于上官僚若無所事及占署牘尾無細大通得可否之是則位雖下所責亦不輕第以品位有崇卑材術有優劣得其人則

分安而政舉非其材則身骫而事去自惟氣質踈散心
雖勉强撫字無方故就列以來朝夕惕厲如恐弗勝當
其夜漏將盡晨鷄始興矍然盥潄即夫清明假寐之際
得無深思者乎其汙澤川流何宣布焉而庠序蔚興何
申重焉綱維未振何主張焉風俗未醇何肅清焉吏沸
務棼何理亂焉訟繁獄滞何蔺恤焉屬邑不共何先率
焉賢才在下曷薦揚焉静言念之有公以處心勤以集
事耳噫周公聖人也負扆履籍以當冡宰之位至于思

兼三王而施四事坐以待旦勤強不息況其下者乎蓋勤則為補拙之質公即其生明之本無私則心寧心寧則理得理得則言順克勤則匪懈匪懈則力行力行則事隨事隨則物化此理之固然無復疑者苟不是念而甘糞土其身皐皐訑訑藉廩祿為代耕之地與夫工不事事計日取傭者奚異哉恐食焉氣怫寢焉而體骫骪尚何根本是賴風化得喪之所係焉若此者豈惟愧負中積而獲罪于時將見嘯于梁者下瞰其室矣于是乎

大書屋壁庶柳詩之自警云明年夏五月二日靖共堂主人汲郡王惲記

畫記

近世之没者以平時服浣遺宗屬賓友謗云留念緒然非故舊知愛之至則不爾平陽刁君嘗飲予於私第酒酣出古畫一麓中得龍嵓山水兩幅其山骨鬱茂林屋顯豁蓋學中立而逼真者也上題云丙申春盖留汾水時康玉潤属所作時金大定十六年也歳月崢嶸迄至

元甲戌九十餘歲矣予歎賞者久之刁即前用為壽辭焉明年乙亥春君以疾終既卒哭其家持畫来貺遵治命也嗚呼君與予非故交而深知者且南麓畫在士大夫間固有品格然不過一物耳其可重者氣與義也昔曾子易簀而後殁愛其禮也今君當萬事已矣之際事有不遑及者乃以是為篤囑夫義故也吁衰俗波蕩中耿耿取信能如此可謂信義不失者矣時于軒楹間展對斯畫愾然想見其人未嘗不為之嘻欷也君諱國器

資敦純早以勲閥為征西師臨敵决戰以果毅稱軍中

後因疾去職僻居田間怡然自得人不知為故侯大將

也

西山經行記

至元乙亥秋七月被藩府檄階来伻盧君採文君於晉

丙申如襄陵董治廠事館許氏東堂八月庚子次西梁

質明致祭黄崕山下遂命工即役借榻普照僧舍凡再

宿有以義成石為言者壬寅馬䮞旁山行入臨汾界過

侯氏四水等谷踰山尾得王莊峪峪口敞豁夷衍北連白陵砦脚既夕宿龍子祠南晉掌里癸卯下井峪渡麻棚澗自獅子鼻登山越石門是為姑峪西山諸峪凡十有九處姑射王莊實為之要盖南達吉鄉北走紫川道也前臨湍岈觀陰定闢闢形峽束若石門然僅通人過想夫秋潦滄汾群壑來注掀騰勃怒萬馬東馳遽阨玆口激而為飛流銀濤雪浪百丈湍瀉亦壯觀也躡澗西騖歷馬蹄纏山雨奄至且作且止指望仙臺眺玉女樓

望生馬壇頂諸峰烟霏翠濕空濛無際蹊蹬縈紆盤十
有八折抵神居洞下洞腹寬肆窿穹巉嵒仰窺欲墜後
有竅透邃山之噫氣穴也遂解衣盤礴憩洞閣上尋復
開霽山紅潤碧景氣爛熳凉風吹面自遠而至煩襟翛
然如夢仙府雖遇四子于汾水之陽不足以喻其樂也
因留題辟閭且辨其誕少焉游太一洞觀陰鑄柱盖石
鍾乳也稍西礪馬鞍嶺上石羊坂坂長約七八里極峻
折艱于登陟馬力不能勝抵暮宿西陶謝氏林屋甲辰

由鄭峪入義成分循澗槽西行徑嶮狹草木蒙茂步履錯迕過水磴折而東北上確嶺視石之所在石陛砌霞壓隱山之半腹元質白章又有絳其色若雲然者尤秀潤奇特降横石崗溜間得枯枿一枝矯如龍騰奇崛可愛于是按行澗道睎輦運所經稍東入深峽亂澗水峡形曲折中藏隍堂其根足沙水嚙蝕似口似圈似窪呀焉而願張突焉而角出者不可殫記兩崖峻削嶄嶄壁立高入雲表大石阜如齟齬左右勢礫确殆不能騎造

愈深而峽愈竒又東行十餘里顛崖橫絶水湶瀉石甃中鏘然如環佩鳴兩山間峻絶不可越矣遂自南脚嶺攀援北上峯回路轉行可六七里抵宿東陶家山乙巳復自羊坂東降取姑射北道過龍堂澗望仙門謁王母洞道人致酒山間以軟脚例飲余浮大白者三世傳北山中復有玉蓮古洞下與此穴暗相通連旁有水泉曰鹿錢名者事渉誕怪不復紀遂由側嶺白石溜下參峪抵西段里午飯郭氏田舍日晏還府吁天壤間山水佳

處惟幽人勝士得徜徉其間與顥氣造物俱游而共樂不圖宮守急遽中而獲茲游雖不能窮幽極勝弄雲烟而狎魚鳥亦非常之舉也掃筆所覩以志且見夫因事機擄煩滯而不爲徒然也

船蓬菴記

船蓬道人姚氏太平相里人自童丱入道甲子幾四百矣棲心淡泊草衣木食全其生而樂其樂穴居野處于澗之阿削崕懸爲土空曠不踰尋丈迴環洞如一歲之

中而有結夏蟄冬之適塊坐塵凝與時啟閉溫燠清深去圜圓咫尺殆塵壤隔予嘗與事走絳與故人張器之過把臂道舊步入縣西溪遂來遊茲菴道人因丐名于余題之曰船蓬山請其說船蓬者取形似而言然其意不無所寓焉盖水浮天而載地中土者天地之虗舟也萬類雜處魚頭濈濈其陵蕩傾覆之虞日復一日何若斯人處斯室而獨為一天肱眠瓢飲樂其樂而曾無錙銖之患哉余乃為之歌曰玄冥之曦兮朱夏之清兮木

歸其根蟄吾形兮梨花雪開啓吾扃兮人區鮓罋全吾生兮蓬底秋江汎然無所攖兮余復何求心營營兮道士顧笑舉酒相屬後余歌而言曰銘吾廬甚當于是乎書

平陽府臨汾縣姑射山新道記

晉人善用水而盡地之利山之奥藏未有以悉發府治西山行五十里曰東西陶鏐炭所萃連山亘谷根峕洞窟軒豁呈露然澗壑嶺嶂號稱天險坳深峻削摩雲穴地蟠錯交凝跬步間登頓駭汗不勝其憊雖中伏厚利

用是限隔川居邑聚獲十不一二並山農氓悉圖開鑿力單罔逮睨之而心慨者葢有年矣皇子安西王以維城之重分茅開府胥宇雍土爰命幹使伐石茲山輦出之途仍宣理焉乃西自李踞疏度而北踰南山截義成潤盤土塿東上脊嶺脊折而東北行度鄭封峪其上葢炭之膏腴于焉而寂又嘗置鐵官出車連連之咽會也循崕崦取易東務緣西陶北麓其顛走延隴四道過東陶里出斷崕南分而兩岐其一履級東降越㴋溝旋蹕脚

嶺腦懼其蹊良田也落生馬澗槽穿南北石峽山形櫃如極險迥處也遂中貫而上南則駕駝嶺轉𦍩羊石盤抵壽山平壑下會馬鞍嶺口以備北道石峽水潦時至之虞躡竜㴩而東經望仙北洞跨南北溝首由前後石門嶺下白石溜歷參峪注赤植披陽盡西段里當峰回路轉復作避車場六防其豗阻塞也其間踣鉅石擘乞峽峻絶者扫焉阨昃者廓焉礫硧者火焉刋落摧陷去危就安變壅欝爲疏通貞峻惡爲平易西東一瞬略無

梗澁雖並崖旋阜紆回曲折方之故蹊曽弗加遠凡為里一萬八千餘步揔役度五百徒工萬五千其始至于迄今才十有八日于是山輸委貨人休永勞逶迤安舒坦坦東下籠負車牽魚貫而出居者行者笑歌載路相與言曰伐他山之材而獲兹山之秀因輦運之役遂致道途通暢之便西山伏利以之盡起不惟俾一方之民賴厥功而富所用抑以見我國家封建之制肇造藩維之方陰陽于民者將張本于是不爾山澤無窮之利將

終古而與藏矣守土吏大小之役實董其事是不敢不
志某年月日記

平陽府臨汾縣新廨記

平陽當河汾間為鉅鎮屬邑五十餘城臨汾劇而最要
經界繞百里占籍者幾萬五千户凡丘賦之重徭役之
煩十常居其二而風聲氣習勤儉果譎宛然雜唐晉餘
俗惟其物浩壤俠且不相能故人嚚于訟必直曲乃已
聽約束俟審辨者動填里閈縣舊署在府右廂康寧坊

之南城易代來為主人氏豪據有司假老屋隙舍寓理
曹務一歲間輒三五易處薄書儀具坌集委積棼不可
瞳奔趣執事者當夏熾冬冽赭汗僵立尤實艱苦前政
狃故常眄瓜代日漫不加省復一日庶幾赫令尹之威
具睽瞻之徽清豸宣風化之源其唯艱哉逮今縣監某
洎尹某稔其如是適時和政理向化有漸乃以其故詢
諸衆僉曰念茲在茲竊有年矣第率先無自訖于今邑
邑也既度其人之樂用遂經辦焉廳直得景行里次氏

之故第凡成室一十有五楹畧不加易其來如歸廳事
適中吏舍兩列形閎前啟衡達里逵於是逺湫隘處髙
明委虵安舒各有安叙中外竦然大易觀仰既而史允
淵曰其興滯易弊之勞趍事樂成之怨公倡私應共濟
厥美匪劖書珉石代而縣者烏能究根據而見經始賛
禮幣來謁文予以歷官内外因知天下之治在于宰相
師帥得人而已佐天子理百官發號施令以遂物宜者
宰相也推君治宅民生供事取決會有極撫字百里閭

者師師也是則宰相師師勢雖霄壤以本末體要而言實相須成化耳故前代選重其人脊東于清流册授于軒陛疏名殿屏盖縣是也今國家條章具舉百度惟貞顓任責成垂寄殊切作縣者而茍非恪勤官守推忠及物何以稱經緯相需之望令一縣之署置固非政之大者類能若是尚何患仕之不優俗之不易責囦塞而績用弗章於時哉予特喜縣僚屬達于從政有志于民得春秋憫雨之義故以所繫重者告焉幸来者無忽至元

丙子三月日記

懐先賢記

至元甲戌冬予既復省陽山夷齊祠繹之日亞尹張侯

聿來會祭遐想故家佇瞻墟墓對越靈威盡焉泣下盖

風誼激衷有不能已焉者顧謂予曰走世為孤竹人自

穉及壯經行游獵往來南山故城間覩夫廟貌不稱旌

記寂寥言念于懐顔實有覥吾子幸為我大書特書歸

揭海濵以為邦人光且表夫山川之重鎮二賢出處之

大致也按圖經箕尾之分勁氣下嶒控帶遼碣北平乃一大咽會故其俗雄碩尚氣義敦諾急難凜焉有戰國餘習平州經界殷本諸侯孤竹君世封春秋為肥子國秦漢以來列郡縣不實恒燕之肥如盧龍邑肥如因水得名耳開皇間始陞為州直灤江而西二十里有古城宛存枕動山東之麓盖孤竹故都今指曰竹城者是也州治而南三十里而近有山巋然盤亘中野其名曰孤屋二賢其上遂亦首陽呼焉於戲二子之英烈言言窮

天地亘萬古皎乎日月不足以喻其明巍乎嵩華不足以喻其峻俾後之為人臣者取標準而知所懼其為世教豈小補哉尚何侯山稱號而為之顯晦也然侯懷賢思齊之意何其盛歟莊周有言去國期年見似之者而喜蓋敬恭桑梓曾不斁其愛惡矧國之古賢世之大老特立而不群者乎若張侯者可謂尚友千載敦鄙薄而有志者也侯諱昊字明卿資果達嗜魯論為顓學故蒞官行己多據經指為言已而沾沾然喜見顏間曰吾中

有所得矣其篤信好學如是至有以張侯論目之者十有三年丙子春正元日謹記

遺廟記

金海陵煬王以天德七載乙亥定議南伐明年正隆改元詔大營汴京擬混一江左遷而都焉故廟社之志于是乎興然清廟實前宋之故物也在景祐間止屋有七楹考金之記曰正隆四年己卯歲之十有一月禮部尚書同修國史王競銀青榮祿大夫參知政事敬嗣輝開

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上柱國魯國公張浩監修實
金爲之增廣加飾非創作也何以明之覩其梃桷旅楹
大而徑三尺者比皆腐朽餘幾丈若曰金朝創始不及
百年安得如此之朽腐哉廟直大内之南馳道之東殿
法吴制東西列二十五楹袤四十丈廣七丈其神室内
地廣一十步餘四步爲室前虚明廟兩首各限一楹中
以二十三楹分十有一室從西以三楹作一室餘每室
以兩楹爲之龕之數其西位夾室六南向者三北向者

三東俱兩龕自餘率一龕所向皆東西而已揔十有八
龕殿階作二層列升道三前井亭二東西相向外作重
堧四繚而涓門角有樓門南角五闔餘三而已其東北
中垣之外即册寶殿也國制凡帝后寶册暨郊廟金玉
禮器皆在焉令太常官一負每季檢視用印封緘謂之
典寶禮器者何爵瓚圭璧是也玉册者何先代哀謚是
也其册帝以寶玉作簡后以象齒為之貢以金書貫以
朱絲封縢甚秘世莫之見南則更衣亭亭前舊有湖石

環竒名曰瑞芝其東南外垣之内即神庖封取血膋之所環重垣之内東西為廡各五十楹旁夾廟門各廿有五于以分布齋郎駿奔執事之列正北則闕焉其西南外垣即廟署位前有門以表循外垣西北復鑿偏户一意者備執事出入之便也予聞之遺老舊制祀廟率以親王上宰攝太尉以享太祝奉祀宗祏置地用色羅上冪帝以黄后以緋所謂至敬無疆也茵以阜比器設匋皿用血肉以獻上下之樂畢備此金朝典秩之大槩也

國亡以來汴之宫室毁撤掃地顧惟兹廟以貯儲得歸
然獨存皇朝中統五年夏四月詔河南前宣撫張子良
撤焉以北浮御河入燕就為今之太宫從堂議也據正
隆己卯至今甲子以歷考之適百有六年也識者異之
且今初建燕多撤汴財其木皆以燕用為誌今是廟亦
復用燕之故址有數存乎其間耳自有能辨之者夫君
子將營宫室宗廟為先祖宗胡可以無廟然一廟之用
有不勝之費今也存亡廟而為新宫其尊祖息民而可

謂恭儉者哉是廟宋制也按禮經天子七廟太祖之廟居中三昭三穆爲之左右其七主曰壇曰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月一祭之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者有禱焉祭之不則乃止此三代不易之制也逮東漢變而爲一廟同宇異室耳李唐自貞觀開元後增置九數後宋因之亦列九世爲十二室而金朝以九帝有天下百餘年上自景太至於宣廟不審天興奉祀之日其間升祔祧出得列于太

室者凡幾廟何者得祔何者為祧耶故并及之以俟更考云至元五年夏六月十一日記

泰安州長清縣樂育堂記

趙君明叔尹長清之明年政夷訟簡賑其民可教迺就廟垣為起泮宮於是治學舍植松竹聚書史立教條率儒生屬吏日講授其中雖造次多故未嘗少輟不半載士勤其業吏循其風禮容文物郁郁可觀十四年春與予會於京師因以鄉所聞為問曰有是哉奚足多為然

清今為中縣顧瞻岱宗背負河濟闕教習出齊魯間在昔距濟南近邑生徒率就學闕府故禮殿序庠之屋卑隘無足稱於前俎豆弦歌之數不接見于閭里青衿之耳目蓋有年於茲矣此僕之所以不敢狃安故常鄙薄其俗勉有此舉也已而以學記來請嘗試論之古之君子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是天之所責于我者甚重我烏得而避之况有能致之資居可行之位尤當急先務也今尹雖出宰百里實為一方師帥政之

得失俗之善惡一繫夫志嚮所在知先後之序耳人之秉彛惟其物則故好是懿德此天理均有人心之本然也茍得其養無高卑大小之間故狂而聖愚而明始也致知格物身修而家齊終則明德新民國治而天下平由是而觀學校庠序之教豈小補哉叔世道微功利説興督責之令寖士以區區之末學茍禄代耕奔走鞅掌于薄書期會之間我躬不閱遑恤乎俎豆禮器之事哉今君以修敏之材奮跡諸生間歷事臺省由省臺而宰

劇邑卒於簿書期會奔趍督責之餘遵詔條確志嚮務以德義牖民力行不倦爲樂俾群材長育如中陵者莪菁菁然而盛可謂能也已昔韓潮陽牒置鄉校曰刺史縣令不躬爲師使後生無所從學爲恥又以養育人材爲吾宰相之事顧天之所責于我者當何如哉若趙君者庸知夫異日得時行志以斯道覺斯民爲天下之樂且儀乎吾見有開必先之兆于是乎始君諱文昌濟南人至元丁丑歲三月丙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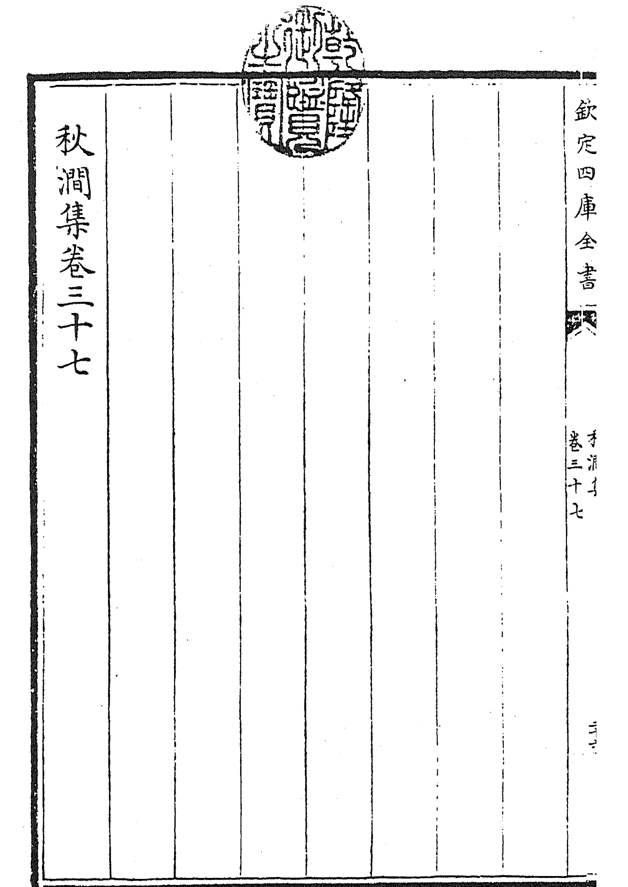
遠風臺記

豐宜門外西南行四五里有鄉曰宜遷地偏而罬遠土腴而氣淑郊丘帶乎左横崗亘其前中得井地三九之一卜築耕稼植花木鑿池沼覆蕢池旁架屋臺上隷其牓曰遠風以為歲時賓客宴游之所者韓氏之仲昆也至元戊寅百有六日主人來邀予顧瞻河山形勢在北則近連圻甸南則遠際河朔東控海門碣石之雄西跳太行桑乾之勝千里一瞬略無限隔少頃風翛翛然自

太虛中來浸淫乎谿谷蕩漾乎林野春和明霽微埃不興聲先乎群木之顛氣鬱乎崇丘之外然後度叢桂入亭中轉蘭獵蕙泛溢乎層棟軒楹之間座客欣然動蘭臺之興暢方外之遶披襟當之曰信乎滌煩聽抒滯思而其來之之遠也余仰而思俯而歎曰子知風之來邈未究夫臺之得斯名於士大夫間也韓氏自鄗城府君以來孫謀底法以燕翼子者義則昭昭矣通甫君美導誨承志光大先業懽然若父菑之敷播暐然如棣花之

相輝泝流尋源其遺風所從來遠矣故賢士大夫莫不重其好賢樂善登茲臺而顧與之游由是而覩慈祥豈弟之風又賢于人遠甚况茲墅也出而入仕跬步于清朝之上退而隱處偃薄于山林之下得行義達道存志俟時無不安適其清風穆如流芳于後人者又有遠而不可極之致不然天壤間林泉佳處第欲暢幽情而滌煩慮何所往而不可客曰嘻有旨哉今韓氏卜築之意信得其趣而吾子可謂發不言之秘勉其所未然者焉

既而囑余筆記之因掇前言俾刻諸臺上以貽來者至於風交平疇良苗懷新行之而喜者兹植杖野人之事故不復云後三日記



秋澗集卷三十七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舉人臣蔣雲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秋澗集卷三十八

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一百九十四 集部

秋澗集卷三十八　　　元　王惲　撰

記

河内修武縣重修廟學記

覃懷風土距太行之陽川夷氣淑山水秀麗遠而舒發于寧者為多故人傑地靈自昔無荒寒僻野之陋至元壬午冬前州將劉暉與予同在京師間相會肆談懷衛間勝槩娓娓忘倦因及縣之廟學與夫本末告予曰廟

自宋歷金雖制量邑作當時徙建甚備惟壬辰雲擾俎豆不遑賴先師家府爲主張是故已葺者隨葺堅完者俾勿壞乃以有道王君文玉陳復趙宜中輩前後顧莞得歸然獨存于兵燼之餘力也非幸也至元癸酉不肖自鄭秩滿來歸故殿廡像肖歲月寖久風雨侵剥黙昧傾藉無復於舊荷薪之責懼不克舉遂倡師官庶日以修治崇飾爲事御史栢德孝思又從而賛焉經調官蒲楊去三明府十年間皆次第而作新之遂延致學師日

誘諸生講肄在其中復請有司得灑掃十餘人春秋具
獻鐘鼓鏗鏘禮容升降蓋肅如也僕之素頗雖卑而明
德新民之效尚未敢議也余曰不然郡縣之政似有緩
而急者學校是也學校者三代之所以明人倫也人倫
明于上則小民親于下其所以關係風化不的然而彰
歟若夫山川英粹之氣氤氳開闔鍾奇孕秀曾無今昔
醇醨之間至于涵養薄俗作成善類實庠序之基而本
之後之來者復能尊崇勉勵以極菁莪樂育之美異時

人材輩出如近代進士張夢𢇁郭巖張彖祈文秉趙尚賓文彩風流照暎一時誠不難矣劉侯曰有味哉子之言也請筆之歸而刻之麗石庶幾有讀斯文而興者焉

二十年歲在癸未二月十八日謹記

蘭亭石刻記

蘇門盧君茂之得玉色碑石中斷壓酒壚間偶是時之乃禊飲序也即懇求得之予自稱年留心翰墨閱是本無慮十數此帖極清勁有神而不庬雜與定武石本略

同其背有勅書字塗以黃金光彩尚煥下復刻祈公字二豈裕陵賜宰相衍家物也嘗謂二王墨妙雖片言隻字如寸珠尺璧見者皆當寶惜不可使混泥沙今一旦為吾所遇免夫淋涔嚙蝕委棄剷滅之厄果神物護持時有授受然耶異時歸來當臨溪起亭位置壁間扳長史齋新例榜其亭曰右軍且詫鄉賢曰此乃我王氏真行之祖也庶幾有摳衣而請益者其于奎壁兩間不無煌煌者焉但未知在幾年後耳又諺云室無滞貨不為

潤屋矧吾儕以多文爲富乎然物之堅者莫金石若也
茲刻也豈敢保其必壽抑不敢矜其長爲己有特記焉
以付子孺庶王氏來者能弓而箕之是所謂薪有盡而
火無窮之傳也二十年歲在癸未夏五月十七日謹記

御史藏後記

此帖閑閑公爲師中延仲安所書亂餘李侯輔之掇于
西臺著閵后爲義士張伯寧所有至元戊寅因獲覲于
張隣野家孝純愛玩不已命子遠摹臨帋不失筆意壬

午秋予至京師鄰野子來謁遂及曩之所摹明日持以
見贈墜逸之餘僅得百一十八字公之書世固不少論
夫擘窠大書雄勁瓌奇體兼顔蘇而自成一家者此平
生最得意書也余性僻而好古于書學嗜而不厭故所
欲見者每每如意豈歐陽子謂物聚于好然耶抑亦有
契分故耶二十年癸未夏五月雨中與予彄裝潢歸藏
春露堂以為書林寶鎮且懌同志顧見之心中議大夫
治書侍御史汲郡王惲謹記

祥露記

先母夫人平昔顧惲讀書作言辭喜見於色曰好此吾歿且無憾若女長仍能辦日飯一盂唉我過于鼎餗榮矣亡後十有四祀方得廩食于官而菽水自供之養曽不少及第新婦推代中饋勞者僅六年風樹之感其何有涯故每讀文正范公饗若曹之歎未嘗不撫卷流涕也甫十年不幸先君亦捐館以治命建新阡于河西鄉用明年百五日奉遷二親藁殯于沁曲玄堂纔開有二

黄蝶飛出其先妣柩盖珠露凝綴晶明燠爛駢羅甬結殆寶幢纓絡蒙覆其上且聞清香襲人觀者異焉大日照臨移刻乃晞嗚呼夫人自己酉秋棄養至是蹔十祀矣在窀穸間祥見如此恐非偶然也昔人有夢持炬下入祖禰壙中識者謂光照先世之兆兹夢也或有異不異焉夫野蔭之氣化為真露露膏澤也復聯綴而成文華意者先妣之德有幽光而未發耶不然將澤及子孫有以文而興起者耶開先之慶固當有在惲不得而知

也至元廿一年歲在甲申正月二十有八日中議大夫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男惲百拜泣血追記

均幹堂記

財賦者生民之命國家之大本也善理者古今無幾焉葢鹽鐵事興漢庭諸儒紛紜辨論竟莫能一其鄭在于不傷財而不害民故也濟南漕長趙侯洎其二儲君天章過余求扁其公堂之顏遂題曰均幹葢取盂堅志書之辭也均者使四民常均公有餘而私不乏幹者所以

齊衆度而抑焦并也二者為義如此何古人憂後世之
心深且重哉顧諟新政意若在茲第不自著者形與跡
耳盖甞思之其所以經制于一堂之上者不過以𫍢自
澡以靜内守而以法外御也故務雖繁而愈辦羡比常
而益增此自然理也異時揔會民賦鼓鬻山海低昂物
貨之權佐理軍國之用從容朝珂籌之以策未必不由
主靜而法以均幹為得計而以籠絡為末策也未知以
為何如二公唯而退于是乎書以為記

游華不注記

濟南山水可游觀者甚富而華峯濼源為之冠余到官八月湖光山色朝夕與對于庭户几席間若無所覩心有所不在焉然每以歷居卑濕為念或有云堰頭者乃自昔濼引諸泉入大清之峻口也一鍤之力不崇朝可徹而陸之常欲一往而未遑也冷竈節得暇且寛憲使耶律君游邀余暨畚書杜君為茲小遊且尋堰頭之盟諾焉逮十有一日遂自歷下亭登舟亂大明湖經會波

樓下出水門入廢齊漕渠所謂小清河者是也汎灎東行約里餘運肘而北水漸瀰漫北濟黃臺東連疊徑悉為稻畦蓮蕩水村漁舍間錯烟際真畫幀也于是綠萍蕩槳白鳥前導北望長吟華之風烟勝賞盡在吾目中矣是日也天朗氣淑清風徐來水平不波鳴絲歌板響動林谷舉酒相屬開口而噱少頃扶腋登岸相與步入華陽道觀主人方布几筵賓僕以疾作遽還二君為愀然也至于罔獲陟連雲絕頂追謫仙之逸駕吁蒼梧之

暮雲富覽江山以盡游觀之美特閒適餘事初不訝其從違正恐山靈獨回俗駕造物者有所靳耳既歸伏卧舟中怦怦焉如宿酲在懷殊伊鬱也但聞兩舷閒風水之聲自宮自商拍拍盈耳殆甦𩁶欸乃之歌鐘石鍾山之水樂也且念華峰之勝樂在近郊因以步里計之自歷亭北至華陽觀下廿里而遠遊水門抵黄臺北渚十八里而近以葦汀漁箔周折灣溆從城東北阿至𡼏舟山家盖且十曲矣時至元甲申清明前一日也謹記

春露堂記

王氏居安仁西里有宅一區湫隘近市或者謂宜易此而就爽塏余應之曰遺簪之求聖人有取焉況先人之弊廬乎然歲深屋老枝撐攲側有不堪託處者於是謀為新室不侈不陋于以藏遺書閟宗器節序致嚴設裳衣而安寢祭且將碇吾居明嚮晦宴偃息之所己酉春既落成遂榜其顏曰春露蓋取霜露既降感時思親之義也嗚呼思乎我將從其重乎思其重念吾親之志也

敬其止慮夫不克析薪之荷也昔吾先君思淵子握瑜
懷瑾經世之志甚遠汔澹無所營專事于學務為無所
不闚要歸適用有為而已嘗曰吾年未老持此而明吾
道行吾志于天下庶乎開物成務大有見于世不然吾
遯則無怍無悶矣悲夫曾不少施而卒賫志以歿至為
有為者所惜此不肖所以仰穹罔極而抱終身之感也
盖吾親之去日愈遠不肖之受年益深去親邈則子孫
有悠而無寄受年多則氣志漸怠而生不躐追其遠所

以厚來者之徳也重其思所以勉吾心之述也傳不云乎孝也者繼志述事之謂也周公善焉是則為達孝學也者學為周孔而已矣至于履霜濡露感念歳時入室肅焉如覩乎容色之晬出戶愾然若聞其歎息之音齊則見其所為饗者悽愴怵惕㸌動于中是皆時思之常君子之所同也後之嗣服者登斯堂讀斯文求予心之所洎能先其所重而不忘其所常將見堂搆無盡孝思為不匱矣至元廿二年十月日記

熙春閣遺制記

梓人鈕氏者向余談熙春故閣形勝殊有次第既而又以界畫之言曰此閣之大槩也構高二百二十有二尺廣四十六步有竒從則如之雖四隅闕角其方數紆餘于中下斷鼇為柱者五十有二居中閣位與東西耳構九楹而中為楹者五每楹尺二十有四焉其耳為楹者各二共長七丈有二尺上下作五檐覆壓其檐長二丈五尺所以蔽虧日月而却風雨也閣位與平座疊層為

四每層以古座通籍實為閣位者三穿明度閣而上其
為梯道凡五折焉世傳閣之經始有二子掖醉翁過前
將作者曰此即閣之制也取其成體故兩翼旁構俯在
上層欄杓之下止一位而已其有隆有殺取其縹緲飛
動上下崇卑之序此閣之形勢所以有瑰偉特絶之稱也
予因念汴自壬辰兵後故苑蕪没惟熙春一閣巋然獨
存昔嘗與客三至其上徙倚周覽雖悵然動麥秀黍離
之感且託其栽業壯麗如神營鬼構洞心駭目有不可

端倪者至不藉井幹不偕峻址飛翔突起于清霄而矗上又似夫鼇掀而鳳翥也乎歷考秦漢以來宮殿之制漢不復于秦而唐不及于漢如未央長樂曾何得阿房之萬一含元華清又奚敢跂兩都之規制也盖天地氣衰國資民力與林林之材不取盈而尺度不足其數故也然而熙春遺構亦可為近代之傑觀彼騷人詞客雖稱述賦詠極其偉麗是猶聽說庭章而徒仿像其千門萬户而已終非梓匠不能知其規模與勝槩之所以然

閣廢擻已久及聞鈕氏之説使𫉬稜金爵上雲霄而飛舞空際者盡在吾目中矣然不文之以言不足以達遠因作文以遺之鈕氏者葢世所共稱工師之良者也至元廿三年冬十月記

徵夢記

某官真定時夢一老人長身縞衣杖而告曰若遇而祖能識之乎憶祖妣妙清君平時語惲者熟視之為吾大父敦武府君無疑載拜已乃跽而請曰惟王氏上世嘗

有顯者否先祖曰今濟南陳堯叟祠碑所刻王姓者即遠祖也切識之時至元庚辰春二月也憚以是異念之者無時後八年戊子二月韓氏子中西謁濟瀆託之為求訪果于司馬端明所撰四令祠堂記碑脇得之元符二年春二月左中散大夫知軍州事拜謁題名乃陳之外孫王悅名氏吁亦異哉題名云外孫左中散大夫知軍州事王悅奉詔詣靈祠禱雨畢恭拜堂下元符二年春二月廿九日也刻碑之右脇文即前宋王文簡公曾拜參知政事名夵正字伯中係堯佐之婿其子誨悅夵正歐公所謂清德之老是也其二子名諱見東坡飛白記不肖平生凡

事欲將至必警先于寤寐間如先君將歿以舉徵節度傳遞召爲御史人以迎刀迎刺于口斷絳陽獄斛律神自牖來告待制翰林有瑤階叅筆月殿芸香之詠馳奏中統二年十二月爲都事時事行宫有雪漠三更雲輜萬兵之作進讀東朝夢紫閣連延龍馬飛翔之異是皆徵明而不可誣者故古人論夢心官物之至靈非但藏往固能知來凡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而有明晦遠近通塞之間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有直有象有

精有想惟精誠感薄神靈之所告者乃有占而可徵是夢也求其所以似亦涉因想盖不肖每以先世旌紀寂寥念在懐者有年今先祖昭告如是此亦理之所必至所可異而重者據其夢而得其實于二百載之前若合符節此豈只勞于想可致而論耶又知吾先世神爽雖遠而昭昭矣嗚呼既誘其衷明夫系之有自所謂闕而有待者不知復能鑒祐使遂其初心少副明靈之精應乎其或亶然是垂老之日即受生之年也是不可不識

至元廿五年春二月九日記

透月岩記

王子塞向冬蟄不出戶者兩月適寒曦回燠乘休郊游步遇故人子也鮮伯之居有奇石儼侍堂背銳上而豐下百竅洞達大者為巖小者為竇聳者為岑絡者為脉復形勢之所當出者又皆人意與會表裏瑩潔渾然天成顧而睨之如華峰半圭高揷雲表余乃百匝摩挲襟袖霑漬主人因乞名于余即目之曰透月巖河具石堅

凝篤實物也今玲瓏秀麗實而能虛疏風逗月回伏景氣如神劖晃刻出奇乃爾誠百中不一見也主人喜其名佳而物稱明日過門懇文其狀予告之曰昔汝父新中府君熟其平生久矣為人安靜遇禮而用和者也嘗買一石日與之伍呼為石友乃臨終曰吾國俗近古不封不樹然我殁當以此石表吾冈西墓田何嗜好其篤也如是因念昔陸績官鬱林裝鉅積以越海鄭瑺守象江華六石以歸泰前人稱道筆之簡册非特見其澹僻

也正以二賢操履當莅官行已之際以廉靜爲心由篤實而致輝光之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吁汝父之志固有慕于昔賢今汝能箕裘世業亦廉潔自厲復葺置奇石思繼靜觀之樂因跡以求心庶能堅其所已至而厲其所未至者焉又得一悃愊無華吏矣不然將以物爲玩徒成喪志之癖非予之所敢知也於是乎書以貽之至元廿四年丁亥冬春節前三日記

林氏酴醿記

人之愛其物也培埴顧護之意必致其曲物既得養榮華茂盛之氣而自與人意會理則或然我未之察耳林氏別墅有酴醿一枝自植初至今特二年于兹戊子清和節予杖而來觀花雖未放而根抵枝葉條達舒暢盈然有不勝其茂密者清淑之氣有漬窻戶間若喜其相遇而幾之相會也然所以盛者種之非常一也地之氣美二也人力所至而不失其養者三也一圃之間異卉殊富而獨致曲于兹者豈饜彼紅紫而特惜其芳之白

且潔歟近以是花置之露堂西序晨起將啓戸香自隙
作陣而出有襲人洞襯之烈至于簾櫳之縈拂几席之
薫染着幕而不散者數日且花之為物香與色而已若
夫香之清郁色之㳡潔殿春餘而獨開于夏初者其風
流蘊藉餘品有不得伉且儷者其為世之珍重而不厭
其多者良以是歟余幽居日無事隨其隙地亦以栽種
為樂城中糞壤瓦礫土之正氣悉為穢污所易百植而
不一生非獨一家比比皆是木之美者愛雖篤力雖至

反得憔悴可憐之色幸生致枯之歎是知紫庭之蘭不生于枳棘之野丹崖之木不産於犖确之丘也必矣又傳曰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可不懼哉林君為人氣勝者也凡一事一物之作不肯碌碌落于人後必極其精粹而後已今年七十有二目明耳聰强步健啖壯歲嘗從侍講徒彈游教其子讀書致身顯達今也謝其所必為而安其所已致者日一游其圃非特物之為玩將思其老而縱心憐

天生發之意而明其馨香之德云秋澗翁喜其如是既與之款因書以為記時二十五年立夏後十有五日也

清蹕殿記

維衛州府太一廣福萬壽宮伏爲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赫臨之盛易常然丈室大起行殿適天威而貯寵光焉既落成嗣師蕭全祐以其事上聞賜名曰清蹕全祐將文諸貞石以傳不朽謂臣嘗忝屬太史于法得書乃具其本末來請臣謹按初上之在潛也恩得

賢俊以俾至理聞太一四代度師蕭輔道弘衍博大則
其人也於是以安車來聘既至上詢所以為治者師以
愛民立制潤色鴻業用隆至孝者數事為對上喜甚錫
之重寶辭不受曰真有道士也賜號中和仁靖真人冠
帔尊崇之禮前後有加迨己未春鑾輅南駕次牧之野
時師仙遊已邈上以隱居所在特枉駕來幸周覽殿廡
問奠享文室詢慰夙昔者久之所以欽恤真風懷思不
忘且從五代嗣師居壽之請也及登大寶復降璽書追

龍師德有清而能容老而不曜富文學知變通嚮朕在潛與之同處何音容乍遠冠履遽遺殊用悵然之歎居壽等以遭際聖明顯異家教其幸臨之榮又為前代希闊之遇顧惟丈室罔稱躍淵思丕御天之構者念兹在兹繼承詔住燕之齋宮致有待而未遑焉逮六代度師全祐既主法席首以繼述先志為切始克丕建寶至元廿三年丙戌歲冬十一月也桓楹松桷孔曼且碩藻棟文欀龍鸞交暎内拱宸居宸居穆穆中闢應門應門鏘

鏘玉宇開于前方壺翊于後蒼官鉅竹儼侍左右其宏麗靜深窈然帝者之居望雲就日奕奕動色于以焚修頌禱仰介萬壽無疆之祉其於貯寵渥廣敬恭報恩德而圖不朽者亦以勤矣載顧載瞻中外咸若韡韡焉如聽鳫車之音肅肅焉若覩羽旄之美千古而下焜燿煒煌何虛振碧霞之狝風為郡國之盛事也臣以為自昔聖帝明王崇玄重道以萬乘之尊求一言之要者不過體尚玄默企慕真純載其清淨躋民壽域擴充無為之

化耳如軒后訪道于崆峒漢文受經于河上是也以今方之越光顯有加焉異時史臣有鋪張洪休揚厲無窮之美者因蹟以求聖皇睿意之所在其於斯宫亦將有所取焉至元廿五年戊子歲夏四月廿有五日謹記

重修録事司廳壁記

治有常處則視瞻尊而政迺肅此必然理也維衛録事司自辛亥歲州里復舊凡百草次其司事權寓于委巷間逋舍靡有定所厥後官易雷氏私居即為今署然敗

屋數間而已頹垣四達泮潦旁浸夏不足以蔽炎歊冬不足以禦寒凍公吏勃谿薄按委積執事聽理者安于湫隘賤居塵泥與鼃黽混殽者盖有年於兹逮上郡薛君來蒞是職顧惟若爾恥狃故習且有以需焉治之明歲衆務舉下安教條審其信而可使迺與其監額森布哈司判趙寓起廢易故將惟新是圖上之府允焉於是作廳事敞後閣署佐幕創架庫下至吏廡門閭戒飭之石脊靡之所莫不畢具僚友聽決夏冬為遷安吏曹升

降次列有攸叙中外具瞻一司為齋肅其材木之用取辦廩餘而甓石工役等費顧言趋事有不期然而然者經始於丁亥之春畢工於是冬之季凡為屋十有八楹室既成薛君暨其貳屬吏湯瑀踵門來謁載拜而言曰文曜等不敏猥有營治固為瑣屑不足以見于後然恐迤久為有力者豪據致虛勞民力官失恒處于人心大無所恔幸憲使惠言記本末于石將陷置廳壁使觀者取重知改作匪易不致妄有異議予以有味哉斯言也

今之職州縣者丁此繁劇匪朝伊夕惴惴焉奔命共事惟恐其後故往往翹足瓜代知勉責而去今薛君等能以從事餘力改葺斯宇且慮久有侵干可謂臨政不茍重民力敬王事心公而慮遠者矣後之來者知政由是出無非王事一以公道為心越前政有光又何患焉茍公心不存徒知居必日葺以為觀美之具非余之所敢知也明年戊子夏六月記

扶疎軒記

予構春露堂之明年循牆種木思有以蔽于外而奥于內也又明年衆木欝茂布柯散葉陰暎雖微蔥蘢可悅于是題其軒曰扶踈四月維夏露華湛滋扶光疏翠曄離離健晚凉而層出媚晴霏而自持鳥交欣而有託物爭妍而見熙我固知吾廬之可愛過客睠焉而去之而遲遲客曰今子取陶詩名軒見于外者如是其安于靜而樂乎中者不無意于其間試為我道之予乃仰而思俛而嘆曰客何見之晚也秋澗叟讀學四十餘年從

事其間亦嘗明其學而行其道於時矣然方駕而泥感
行自拘吾豈惡彼利達樂此閒且寂也天道盈虛時有
用舍安吾所遇委吾時運而已嘗頌淵明饑凍雖切違
己交病心為形役深愧平生之語大有契于余衷良竊
慨慕者焉況復衰謝不堪世用有晤言一室嘯傲茲軒
之下迺所便爾物來即應客去讀書遇事與心會輒忻
然忘倦其或抽思雜著旁搜遠紹竟日忘返蓋尋常焉
今又厭斁倦於作為知饑而食困而眠蹣跚其跡扶疎

其心任衰榮之無定樂閒身於茲時騁懷遊目極夫吾之所好斯亦遣意寄興于草木之意也客曰有是哉覺吾清興翛翛横陳于疎風秀樾之間者且無邊際矣子迺賡之以歌曰庭下之木日惟喬兮封而植之春生意之浩兮軒中之人日益耄兮任喜已愠無所關於抱兮天運如此孰敢此咈道兮偉哉靖節獨立物之表兮今我何人議論安敢到兮顧為擁篲以備三徑之掃可乎客笑而去于是筆以為記至元戊子秋盂廿有六

日書

萬壽宫方丈記

夫天下之事得人則興否則萎薾而不振此必然理也萬壽宫既易常然丈室起清蹕行殿越明年作夏屋于新宫之背盖所以拱扆居而復師位也方之舊制一切充而大之其傳度之位賓友之筵淵黙之室高明靜深顯敞誠超越矣既考室迺以壁記來翼維太一教興于金初始祖垂創顧雖一事而本而末皆有次第其植根

豐末濬源行派傳無窮于後者惟恐其不宏且博也逮
重明嗣法至創靈章唆仙品有充類至極者大定一水
漂泛無幾再傳而得虛寂堂守齋壇刻期而復貞祐之
兵燼為飛烟四代中和仁静真人披荆榛掇瓦礫成難
為易不十年略見完具其有侈而未廓大者以俟夫後
之肯構者焉然顯仁藏用已胚胎于其中矣貞常師持
守成業而光揚恢廓之志規模未竟而奪之遽今六代
紱一師感其如此思有以大慰先志俾有俟而未竟既

易而必葺者八年之間一新而改觀誠可謂繼述之善者矣異時真仙偕來華表留語曰吾之析薪也如是乃今克荷者若爾其至則知欣然顧諟蕩雲光於廣福致嗑墟于王室者尚有重于此者乎然道修為教有體有用體雖具而用不彰其為道也亦已微矣嗚呼嗣音而來者固當惴惴焉以思道生之本使更有所進則拱璧先焉未足為先後之光也至于興建之方資用之費土木之工主治者會計之事兹不復云

唐中書令贈尚書右僕射馬公祠堂記

予嘗道出茌平顧視俗多濶達膏壤夷曠俯仰控衛兼齊薄魯海岱之所鎮浸禮義之所漸摩宜其鍾靈萃秀篤生異人有如中令公者曰山東出相亶其然乎仍訪公陳迹得遺祠于里之北壞垣敗屋大有不稱公聲華烜爀於盖代者適去職不遑顯圖略致稽古象賢微意今年冬郡從事邑人崔君文愬予書以揭公祠他日持歸將丕崇厥構有來具瞻式廓民敬以為東人光庶幾

必恭敬止之義其懷賢樂善殊有屬予心者就述中令公之出處大致且寓夫子之所梗槩者焉唐既刬隋亂治具畢張公挺曠邁之資負詩書之業寤寐風雲思立談以取卿相及遭遇太宗由布衣論天下事飛章抗疏展盡底蘊一時劒履鏘翔何翅百位獨能婉孌龍姿宥密基命如房杜以佐命就列先生以機務稱賢至隆貞觀文物聲明之治龍受之光前後有赫卒全君臣始終相得之分何其盛哉然向非中郎何之賢心焉休休越

彥聖而達不違則公之事業烏得施展經綸如是其至者乎書稱邦之榮懐杌棿其原實繫于此信哉故昔之以致澤存心進賢為職者未甞不眷眷于斯焉至想見二公風采欣其餘光邁烈厲衰俗而激頹風者亦以多矣崔君曰有是哉吾子固當同稱大美大書特書而已也至元二十五年戊子歲冬十一月謹記

秋澗集卷三十八